

彈指驚雷

弹指惊雷

上

梁羽生著



《梁羽生系列》作品集

- ①龙虎斗京华 ②飞凤潜龙 ③还剑奇情录
④草莽龙蛇传 ⑤冰魄寒光剑 ⑥塞外奇侠传
⑦白发魔女传 ⑧七剑下天山 ⑨江湖三女侠
⑩萍踪侠影录 ⑪散花女侠 ⑫联剑风云录
⑬冰川天女传 ⑭云海玉弓缘 ⑮侠骨丹心
⑯风雷震九州 ⑰冰河洗剑录 ⑱女帝奇英传
⑲大唐游侠传 ⑳龙凤宝钗缘 ㉑慧剑心魔
㉒狂侠天骄魔女 ㉓鸣镝风云录 ㉔广陵剑
㉕风云雷电 ㉖瀚海雄风 ㉗游剑江湖
㉘牧野流星 ㉙弹指惊雷 ㉚绝塞传烽录
㉛剑网尘丝 ㉜幻剑灵旗

弹 指 惊 雷 上 梁羽生著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5印张 609,000字
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5,000册

平装本定价 24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弹指惊雷

上

- 第一回 远涉穷边逢侠女 (1)
横穿瀚海觅孤儿
- 第二回 冰窟藏身求秘笈 (32)
魔城现影说前因
- 第三回 翠谷珠峰寻旧友 (58)
冰弹玉剑败魔头
- 第四回 幽峡迷途逢怪客 (93)
神功克敌结新交
- 第五回 离合无常欣巧遇 (116)
恩仇剖析破愚蒙
- 第六回 怅触梦痕愁不寐 (143)
可堪尘路复多歧
- 第七回 不认亲人徒自苦 (175)
感怀身世有谁怜

第 八 回	鸳鸯亦为同命鸟 亲人怎变陌生人	(203)
第 九 回	忘情挥泪空遗怨 铸错无心枉自伤	(232)
第 十 回	怒气难消伤长老 清规数犯叛师门	(259)

第一回

远涉穷边逢侠女 横穿瀚海觅孤儿

试望阴山，飘风綈魂，无言徘徊。见青峰几簇，去天才尺，黄沙一片，匝地无埃。碎叶城荒，拂云堆远，雕外寒烟惨不开。踟蹰久，忽冰崖转石，万壑惊雷。

穷边自足愁怀，又何必平生多恨哉？只凄凉绝塞，蛾眉遗冢；销沉腐草，骏骨空台。北转河流，南横斗柄，略点微霜鬓早衰。君不信，向西风回首，百事堪哀。

——纳兰容若·沁园春

魔城探险

像是一条蜿蜒千万里的巨龙，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，东行至西藏高原边缘。阿尔金山、祁连山、贺兰山、阴山、巴颜喀拉山、唐古拉山等等都是它的分支，形成中国最大的山系。虽然它还比不上喜马拉雅山高，海拔也高达六千五百公尺以上（喜马拉雅山高逾八千公尺），山势重叠，冰川纵横，造成了西藏对外交通的障碍。若说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那么跨过昆仑，进入西藏，更是比蜀道不知难行多少倍！

但在这个“北国正花开，已是江南花落”的五月时节，却有一个年轻的旅人，居然跨过了昆仑山，踏进了这片千百年来被人认为神秘的土地。

此际，他正在和一个藏族向导，深入西藏腹地。虽然他已跨过了最险峻的山峰，但前面的旅程，仍是令他不敢丝毫松懈，西藏境内，有大漠流沙之险，也随时会碰上冰溶雪崩之危。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得请一个向导不可的缘故了。

但他请来的这位向导，年纪却未免大了一些。满面皱纹，看来最少恐怕亦已五十开外。而且背部伛偻，瘦骨嶙峋，当他第一次和这位向导见面之时，他真有点害怕不知这位老大爷能不能跑得动。他是在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人的情况之下，无可奈何，才不能不请这位藏族的老大爷的。

但出乎他的意外，不过几天，事实证明，这位老大爷却是一个经验十分

丰富的好向导。别看他年纪大、身体似乎衰弱，走起崎岖的山路，这个出自武林世家的少年，若非使出轻功，也还赶他不上。这个向导还有一个好处是，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。

这天他们正在行走之间，一阵狂风刮来，怪声突起。那位藏族的老大爷面色不由得倏地变了。

少年吓了一跳，在向导耳边大声问道：“雪崩么？”但却只见砂石刮来，并无雪块坠下。

那向导面无人色，讷讷说道：“齐，齐公子，风中怪声，你，你可听见？这，这是魔鬼城刮来的怪风！”

少年怔了一怔：“什么魔鬼城，这城在那里？”说话之时，风刮得更大了。狂飚怒卷，地暗天昏。饶他一身武功，都几乎站立不稳。当然也无法与向导交谈了。

那风声果然甚为古怪，似是诸声杂作，或如战鼓雷鸣，或如空山梵唱，或如巫峡猿啼，或如高岗虎啸，或如鹤唳九霄，或如敛人夜位……雄壮、凄沧、哀号、温婉，各种奇怪腔调，兼而有之，构成了极不和谐的合奏。少年人也止不住魄动神摇。

那向导塞着耳朵，盘膝坐在地上。少年人则想考验自己的功力，依然披襟迎风，听那怪声。忽听得似有一缕萧声，杂在诸种怪异声中传入他的耳朵。

萧声果若游丝，悦耳柔和，凝神静听之下，端的有如白居易诗“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流泉水下滩。”但少年听得这缕萧声，却比听得其他各种怪声更加惊异。因为那些怪声，不过是风力造成的天籁，而这萧声，却听得出是人吹的。这少年颇通音律，隐约还可分辨，吹的是江南曲调。可惜转瞬之间，萧声便即随风而逝，再听就听不见了。

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渐渐风停沙静，恢复了气朗天清。少年正想扶那向导起来，那向导已然一跃而起，伸手一指，嚷道：“瞧，魔鬼城！它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”

少年随着他仰头一望，但见天际云端隐隐现出城廓的影子、街道、房屋、佛塔、城墙，依稀可辨。一转眼间，云彩变幻，诸般幻像，归于无有。

少年哑然失笑，说道：“这是海市蜃楼的幻景，上个月我在经过回疆的大戈壁时，也曾见过的，有什么稀奇？”

那老向导道：“但那些怪声，你又如何解释？”

少年说道：“风是从那边山头刮来的，或许那边的地形，有些特别。”

向导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有海市蜃楼，但适才所见，恐非幻景。此

间古老相传，说魔鬼城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”

少年问道：“什么叫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？”

那向导说道：“据说魔鬼城就在那座山头，风中怪声是魔鬼的嚎叫。每次怪风过后，云端便会有魔城现影。”

少年道：“你到过那座魔鬼城？”那向导说道：“我怎敢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不过虽然未有去过，却也曾见过两次魔城现影，两次都是在狂风之后。”

少年笑道：“我看这两次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，我是绝不相信有鬼神，我给你壮胆子，咱们一起到那座山头看看如何？”

向导连忙摇手，说道：“别开玩笑，我是宁可信其有的。而且即使没有魔鬼，恐怕也有强盗。”

少年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你这样推测倒是合乎情理了。不过在这样荒凉的地方，纵有强盗，也不会很多。多半是三几个诡橘好恶的强徒，利用这个传说，占据那座山头，作为秘密的巢穴。”说了这话，忽地想起刚才听见的那缕萧声，又不禁想道：“那人的是江南曲调，料想当是汉人。如此看来，那里倘若有人，恐怕也未必就是强盗。嗯，莫非就是我要寻找的人？哈，要是当真如此，这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了！”

那向导仍然不敢去，说道：“即使只是有三两个强盗，我这副老骨头也禁不起他们一击；若然真有魔鬼，那就更糟了！齐相公，请恕我不敢奉陪，我劝你也别冒这个险的好，咱们还是绕路避过魔鬼城吧。”

少年剑眉一扬，笑道：“我生性最喜欢探索怪异之事，魔鬼我固然不怕，强盗我更加不怕。你放心，有我和你作伴，即使有十个八个强盗，也担保动不了你一根毫毛。”

那向导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齐相公，你有这样大的本事？”少年先不说话，忽地一掌劈下，把一块石头劈掉一角，笑道：“我不相信躲藏在荒山野岭的强盗，骨头能够比石头更硬。”看得那老向导目定口呆。

原来这个少年姓齐名叫世杰，来头可是委实不小，他的母亲是保定名武师杨牧的姐姐，人称“辣手观音”杨大姑。江湖上有两个“观音”，另一个关东大侠尉迟炯的妻子“千手观音”祈圣因。两个观音，“辣手”“千手”，相差一字，各擅胜场。杨大姑能与祈圣因并驾齐名，本领可想而知。据说杨家的家传绝学六阳手，杨大姑可要比她的弟弟厉害得多。

至于说到父系，齐世杰的爷爷就更加有名了。

他的爷爷是北五省顶尖儿的武林高手，慷慨任侠，天下知名，人称“四海游龙”齐建业。

齐世杰父亲早逝，由爷爷和母亲传授他的武功，他身兼齐、杨两家长，故此虽然不过二十多岁，在江湖上已经闯出不小名头。这次他跨过昆仑，来到西藏，倒并非是为了猎奇探险，而是为了要找寻一个人。

他想：“虽然未必会有那样凑巧，但既有可疑之处，就必须去探个明白。”于是热心劝那老向导：“老大爷，千百年来传说，要是能够探查得水落石出，冒点风险也是值得呀！请你引我去找‘魔鬼城’吧，我给你加倍酬劳。”

那老向导给他引起了好奇之心，重酬倒在其次了，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两人加快脚步，不过两个时辰，就走到了那座山下。日头尚未落山。

齐世杰一路走一路仔细察视，只见山壁上无数小孔，宛若蜂巢密布，风过处，虽然不是狂风，也听得叮叮咚咚的类似音乐之声。而山上则是冰川交错，严若玉龙盘旋，空中飞舞。

齐世杰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你听见了吧，这些蜂巢般的小孔，就是风中怪声的来了。”

原来昆仑山脉，许多高峰之上，都有巨大的冰山，由于地震，后面高山的岩石塌下来，把冰山压在下面。冰山一天天的融化，岩石就一天天的架空。

岩石中空之处，冰河流动，有时似乐声，有时似脚步声，有时似野兽的叫声，令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的人无不心惊胆战。

天山山脉也有同样的现象，齐世杰是两个月前曾经到过天山的，也曾听见过这种地下怪声。

而这个传说中的“魔鬼城”所在，由于谷口狭长，风砂吹来，受到山岩峭壁的阻挡，所以剥蚀的现象更加特别显著，形成了山壁上那些蜂巢般的小孔。

又由于洞孔的大小形状不同，风从洞孔穿过，所发出的声音也异。古代沙漠与草原上的居民，既没有近代地质学的常识，又不敢亲自去考察，那就无怪会以为是“魔鬼的嚎叫”了。

那老向导比一般牧民较多见识，经齐世杰这么一说，心中亦已释疑。但却说道：“魔鬼城虽伏未必有，但恐怕传说也并非毫无根据。你看看那里！”

齐世杰站上高处，从他指点的方向看去，隐隐看见一处山头有断瓦残垣，还有高耸的土培。心里想道，“这大概是个古城的遗址。”

齐世杰笑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今晚就到魔鬼城住宿，快点走吧！”走了一会，“魔鬼城”已然在望。只见一堵半塌的新月形城墙，崩了七八处缺口，墙内完整的建筑物只有一座佛塔，约莫十来丈高，参差错落的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在佛塔周围。

房屋构造的形式倒有点特别，圆形的屋顶状如覆莲，和西藏一般居民的形式不同。

齐世杰笑道：“倘若这就是魔鬼城的话，城中的魔鬼必定都是饭桶，不足为惧。”向导笑道：“齐相公，你又没和他们打过交道，怎生知晓？”

齐世杰道：“要是他们法力无边，住的就该是华丽的宫殿，何须破屋藏身？”

向导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齐相公，听得你这么说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齐世杰笑道：“老大爷，你当真相信有魔鬼？”

向导说道：“我担心的是藏有强盗，但只有这几间破烂的屋子，纵有强盗也不会多。而且你刚才说得有理，有神通的魔鬼固然不会住破屋，有本领的强盗，我想也不会住破屋的。”

齐世杰道：“在这样荒凉的山头，野兽也不多见，怎生觅食，当然不会有大批强盗的。放心进去看吧。”

两人开了一回玩笑，续向前行。阵风吹来，齐世杰忽地嗅到一股奇怪的香气，把眼望去，但见“魔鬼城”边开有无数奇花，每朵花都有饭碗般大，红白蓝三色相间，不过红花的花瓣最多，而火红的颜色也最为耀眼。

齐世杰道：“咦！这是什么花？”

向导失声叫道：“齐相公，不、不可——”

齐世杰道：“什么不可？”脚步不停的向前直走。

向导说道：“这花像是传说的魔鬼花，你千万不可沾惹它，否则据说定肩灾殃！”

齐世杰自小生性执拗，而且他根本不相信这些鬼传说，当下哈哈笑道：“魔鬼我都不怕去惹，何况魔鬼花？你们迷信它不能沾惹，我偏要去采摘它。”

话犹未了，他已是走到花丛之中。香气越来越浓烈了。他正要选择最大最好看的“魔鬼花”采摘，忽地一阵目眩心跳，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，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。齐世杰吃了一惊：“这花莫非有毒？”

“魔鬼”突然出现了！

“魔鬼”其实是人，人本来就是按照自己的精神面貌，既塑造了上帝，也塑造了魔鬼的。

不过，令得齐世杰意想不到的的是：这个“魔鬼”竟然是这个数日来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，那个他曾经担心过可能连路境跑不动的藏族老向导。

就在他正要摘下一朵“魔鬼花”的时候，陡觉背后微风飒然，一根拐杖指到了他后心的风府穴。

齐世杰不愧是武学世家，骤然遇袭，虽惊不乱，反手一挥，使出了“金剛六阳手”的杨家绝技，把那根拐杖荡开，迅即转过身来。

“咦，是你，你，你干什么？”看清楚了暗算他的是谁，齐世杰不由得更为惊诧了。

那老向导“噫”了一声，对齐世杰的居然还能反击似乎也是感到诧异，随即喝道：“少废话，谁叫你跑来西藏？”

“我来西藏，又碍了你什么事了？你是谁？”

这回，老向导根本就不答复他的问话，他话犹未了，拐杖已是又打过来。那老向导把三尺多长的拐杖当作判官笔用，左点任脉的“冷渊”“玉泉”，右点督脉的“金宫”“玉阙”。手法奇妙异常。

老向导好像换了个人，伛偻的背部挺直了，走路本来不大方便的一条右腿也不跛了，而那根支撑他走路的拐杖却变成了一件厉害的兵器。

但最令得齐世杰震惊的还是他那凌厉无伦的点穴手法。

他看得出来，这老向导的点穴手法是脱胎于连家的“四笔点八脉”功夫，这门功夫，他的爷爷，武林中见闻最高的“四海游龙”齐建业曾经和他说过。

他的爷爷告诉他，“惊神笔法”是河北武学世家连家的绝技，两人合使，可以“四笔点八脉”，号称天下无双的点穴笔法。

不过传到了与齐建业同一时代的连家子弟，“四笔点八脉”的功夫已是没人会使，只剩下了一个人单独施展的“双笔点四脉”功夫。

如今这个老向导用一根拐杖能点齐世杰的双脉四穴，这份功夫，虽然比不上“四笔点八脉”，但显然已是在“双笔点四脉”的功夫之上。

但他的爷爷也曾告诉过他，连家的家传绝技是从不传给外人的。连家可是汉人。

这霎那间，齐世杰登时醒悟，这个老向导其实并非藏人，而是出身于河北连家的汉人。好几个疑团此时也迎刃而解了。

“怪不得在音无人烟的昆仑山下，我刚要找一个向导，向导就送到我的面前。原来他是有心来暗算我的！”齐世杰心想。

但还有一件事令他想不通的是：“爷爷可从未说过河北连家和我们齐家有过什么过节，为什么他要暗算我呢？”

头晕目眩的感觉还没过去，他无法再用心思；对方那么凌厉的攻势，也不容他分神说话。

而且即使查问，料这“老向导”也不会说出因由的。

齐世杰吸一口气，强振精神，呼呼呼连劈三掌，三招“六阳手”的杀手

绝招，把那“老向导”迫退三步。

杨家的“六阳手”乃是武林一绝，掌法脱胎于少林派的“大力金刚手”，但两者之间仍有很大不同。“大力金刚手”招式简单，虽然威猛绝伦，却无复杂变化，是全凭功力取胜的。

杨家的“金刚六阳手”则是招里藏招，式中套式，每一掌劈出，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变化，有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。在一般掌法之中，一招两式已是难能，一招六式，那是武林仅见的了。

是以它的威力或许比不上少林派的金刚手，但碰上旗鼓相当的对手，杨家的金刚六阳手更可以令对方防不胜防。

齐世杰自知支持不了多久，一鼓作气，把得自母亲传授的杨家六阳手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！

那老向导的点穴手法虽然也是奇妙非常，但在六阳手的威力防卫之下，他的拐杖连齐世杰的衣角都沾不着。接战数招，转身便走。

“魔鬼花”香浓如酒，齐世杰在花间恶斗，越来越是感到头昏眼花。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清醒的：必须在自己昏倒之前，杀掉这个向导。

“你无缘无故的害我，害人不成，就想跑么？”他一咬舌尖，强振精神，运一口气，飞身扑去。拔出佩刀，左刀右掌，追斩这个向导。

那老向导忽地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小子，你怕我跑？我更怕你跑呢！”

就在他大笑声中，花丛里已是跳出了两个人来。一个是虎背熊腰魁梧汉子，一个是身材枯瘦、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。

那个魁梧汉子笑道：“连老大，你放心，这小子跑不了的！”那枯瘦的僧人则叽哩咕嘈的说了几句西藏话，齐世杰听不懂他说的什么。

“果然是姓连的！”齐世杰心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个魁梧大汉已是向他扑来，使的兵器是一对虎头钩。

那个番僧却是古怪，脱下了身披的大红袈裟，站在一旁，只是目不转睛在注视着齐世杰，看来他是防备齐世杰逃跑。

齐世杰虽然是神智模糊，亦已想得到是落入敌人陷阱了，这个“老向导”想必是早就知道魔鬼城边有这么一种有毒的怪花，是以特地把齐世杰引来，在这里先埋伏下他的党羽。

当然他们这一伙是准备了可以克制花毒的解药的。

落入了敌人的陷阱，除了拼命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齐世杰喝道。右掌一翻，使出金刚六阳手的绝

招，同时左手挥刀向那大汉劈去。刀中夹掌，威猛异常。

那大汉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双钩霍霍，一沉一带，齐世杰的钢刀几乎给他引得脱手飞去。“六阳手”的掌力，也不过只能令得那大汉身形一晃。

不过比较起来，他对齐世杰的“六阳手”似乎还稍为有点顾忌，虽然一交手就占了上风，也还不敢大过逼近。

齐世杰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个贼子似乎比那姓连的还厉害，他这对虎头钩却不知是出自何家何派，不过看来似乎也是中土武功。”

其实并非这个汉子比那“连老大”更强，而是因齐世杰的气力越来越不济了。

那大汉也看得出齐世杰已是气力不济，哈哈笑道：“想拼命么，可惜你想拼命也不行了。乖乖的束手就擒吧，我倒不想取你性命。”

齐世杰是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侠士，那肯束手就擒。

那大汉喝道：“好，你这小子不知好歹，可休怪我不客气了！”双钩一展，迎、送、剪、扎、吞、吐、抽、撒、钩法八诀，挥洒自如，招招凌厉。使到疾处，恰两道银蛇，贴着齐世杰的身形飞舞。

齐世杰倘若没有中毒，大概可以和这大汉打成平手，此际却如何还能抵敌？何况那汉子还有一个“连老大”助他。

斗到紧处，那大汉猛地喝声“着！”双钩一个盘旋，勾着了钢刀，轻轻一带，齐世杰的钢刀飞上了半空。

齐世杰不甘被擒，情急拼命，咬破舌尖，把残存的气力全都使了出来，猛劈一掌。

也是这大汉轻敌一些，以为齐世杰已是无力反击，这一掌竟然给齐世杰打个正着。可惜齐世杰气力不济，否则这一掌就能将他重伤。

那汉子给他一掌打个正着，虽然没有受伤，痛得也是难熬。禁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身形晃了两晃。

人到危险关头，本能的会发挥潜力。齐世杰飞身一跃，居然一掠数丈，疾如鹰隼的从那汉子身旁掠过。那汉子身形未稳，那里顾得及抓他。

可惜的是，在强敌环伺之下，他过得了一关，过不了第二关。陡然间，只见一片红云当头罩下。

原来是那个守在一旁的番僧，抖开了大红袈裟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袈裟还未罩到头顶，那股劲风已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齐世杰把吃奶的气力都使了出来。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碰着袈裟，好像碰着一堵墙。发出的声音如击败鼓。

勉强挡了一招，齐世杰已是感觉地转天旋，连手臂也举不起来。无论如何，也抵挡不了第二招了。

那番僧哈哈一笑，冷冷说道：“杨家六阳手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愧是源出达摩祖师一脉，只可惜你这小子火候太浅，想要逃出佛爷的掌心，最少还得再练十年！嘿，嘿，你还往那里跑，给我站住吧！”汉语说得干涩之极，就如金属摩擦，刺耳非常。

原来杨家六阳手脱胎于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，少林寺的武学是达摩祖师所传，故而“六阳手”也可算是达摩武学的一个旁支。这个番僧是密宗高手，武学源流出于天竺的那烂陀寺，与达摩祖师当年携来中土的武学正是同源。故此他刚才之所以没有立即加入战团，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全身份，不屑与同伴联手攻一个后生小子，一方面也是想冷眼旁观杨家六阳手的奥妙的。

他口中说话，脚步可丝毫不缓，如影随形的追赶上来，抖起袈裟，又向齐世杰当头罩下了。

他喝令齐世杰“站住！”但齐世杰此际力竭精疲，却是连站也站不稳了。给他袈裟抖起的劲风一扑，不由自己的便即“卜通”一声跌倒地上。那番僧哈哈大笑，迈步向前。

齐世杰半点气力也使不出来，当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只好闭上眼睛，任由对方宰割。

说也奇怪，他以为决计逃避不了的恶运，却并没有降临他的头上。那番僧的可怖笑声突然停下，却听见一个银铃似的声音斥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害这个少年？”

那番僧哼了一声，喝道：“那里来的野丫头，胆敢管佛爷的闲事！”

齐世杰大为奇怪，咬着牙根挣扎，勉强爬了起来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冷电精芒，耀眼生辉，那个少女，已经和番僧交上了手。他虽然神智模糊，但毕竟是个武学家。

他强振精神，定睛细看之下，对那女子的剑法隐约还可看到一些，不觉又惊又喜：“这位姑娘年纪似乎不大，剑法可是精妙无比，或许打得过这个番僧也说不定。噢，她这剑法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似的，是那一家剑法呢？”

斗到紧处，严如一片红云，裹住一道银光。那番僧舞起袈裟，呼呼风响，真有排山倒海之势，风雷夹击之威。

齐世杰靠在一棵树上，距离约在七八丈外，也感觉到劲风刮面，隐隐作痛。那少女更是有如一叶轻舟，被卷在波涛汹涌的巨流急湍之中，给震得飘摇不定。

齐世杰不禁又是心头一凉：“可惜她剑法虽然精妙，终究还是打不过这个凶僧。”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“波”的一声，番僧的袈裟好像已是给少女一剑戳穿，变成了泄气的皮球，叫道：“好厉害的丫头！”抛出袈裟，转身便走。

少女挑开袈裟，正好迎上那个使虎头钩的汉子。

闪电间两人交换了几招，那汉子左钩护胸，右钩伸出，钩尖只差半寸，就要钩着少女酥胸，可就是只差这么半寸，没有钩着。

少女吞胸吸腹，脚步不移，身形平空挪后半寸。恰到好处地解开了他这攻势极其凌厉的一招。

高手搏斗，只差毫厘。那汉子招数使老，有如强弩之末，那里还能伤着对方？少女一声叱咤，剑光匹练般的疾卷过去，饶是那汉子右手的虎头钩亦已立即收回，双钩一并遮拦，兀是遮拦不住。

叱咤声中，只觉头皮一片沁凉，头顶乱蓬蓬的长发已是给削去了一大片，随风飞舞。那汉子差点被削去头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慌不迭的也跟那番僧逃了。

还未来得及逃跑的只有那个冒充藏人的老向导了。少女喝道：“你冒充藏人也骗不过我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有胆的你莫逃，我倒想领教领教你的双笔点四脉功夫！”

不过这个冒充藏人的向导是否有胆和这少女交手，齐世杰却是知道了。在红衣僧和使虎头钩的汉子相继被少女打败之后，他已是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情知这个冒充藏人的向导，即使胆敢和这少女较量，料也难是对手。

他是本已力竭精疲，且又中了“魔鬼花”之毒的，只因生死关头，全仗一口气支持，这口气一松，登时就晕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齐世杰膝陇中似是隐约听到一缕萧声，不知不觉的就把眼睛睁开了。

好像从恶梦中醒了过来，他定了定神，游目四顾，发觉自己是在一同四壁萧条的屋子里面，躺在有干草垫着的地上。

有个少女正走到他的身边，弯下腰来看他。少女手中正是拿着一管洞箫。“好了，你醒过来了，觉得怎样？”少女问道。

他也几乎是同时在问这个少女：“你是谁？是你把我救到这里来的吧？多谢你的救命大恩。”

那少女淡淡说道：“我是在当你遇难之时，恰巧路过的女子。患难相助，理所当然，何况同是汉人呢。你用不着客气。”

齐世杰本是问她姓名的，听她这样回答，自是不能满意。但想她或许是出于施恩不望报的意思，萍水相逢，一时间倒是不好意思立即又再追问她的姓名了。

“没什么，我刚试过运气，似乎没有内伤。只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就是你想来的魔鬼城了。”少女说道。

“哦，原来你已经知道那个冒充藏人的向导，引诱我来魔鬼城之事了。姑娘，你就是刮大风之时吹箫的那个人吧？”齐世杰换个方式问她。

“不错，昨天起风之时我刚在吹箫。”少女说道。心想：“这少年能够在杂有各种怪声的风声之中听得见我的箫声，本领也确是算得不错了。”

齐世杰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昨天的事情么？那么我已睡了整整一天了。”

那少女说道：“是的。不过好在你并没有受到内伤，中的魔鬼花之毒已解了。你只因疲劳过度，才睡了一整天的，待会儿你吃过东西，气力就可以恢复了。”说罢，走进内院，拿了一只烤熟的雪鸡出来，给齐世杰吃。

齐世杰吃了两条鸡腿，精神好了许多，边吃边问：“那个花原来真的叫魔鬼花么？我还只道是那向导胡说八道的。”

少女说道：“这倒不是胡说的。这花本名阿修罗花。‘阿修罗’在梵语中是魔鬼的意思。《佛国记》中所载，说阿修罗花开之时，人一嗅到这种花香，就像碰到魔鬼一般，觉得如饮美酒般的舒服，立刻给它迷醉了。”

齐世杰好奇心起，忍不住再问：“姑娘，那你何以不怕魔鬼花，还能给我解毒？”

少女淡淡说道：“天生万物，相生相克。有这么一种能令人中毒的魔鬼花，也有另一种能祛邪去毒的奇花。”

言下之意，她自是藏有这种能克制魔鬼花的奇花了。但却似乎有所顾忌，不愿意把这奇花的名字说给齐世杰知道。

齐世杰心中一动，对少女的身份隐约猜到几分，随即问道：“那个冒充藏人的向导是什么人，姑娘想必知道？”

少女说道：“他是当今之世连家笔法硕果仅存的唯一传人连甘沛。”

少女说的虽然早已在齐世杰意料之中，但还是不禁为之一愕，心想：“连甘沛，这名字好熟！”

问道：“他既然是连家笔法的传人，那么在中原的武林之中，也应该是有他一席地位的了，却何以要跑到西藏来冒充藏人呢？”

少女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中原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女侠，名叫云紫萝，你知道吗？”

齐世杰道：“曾听得人说过。”心里想道：“岂只知道，要是云紫萝当年不闹婚变的话，她还是我的舅母呢。”

不过，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他的家人平时是尽量避免提起云紫萝的，故此他对这位舅母的事情知道得并不很多。

那少女继续说道：“连甘沛曾经败在云紫萝剑下，无颜在中原立足，并且听说他另外还有强仇，故而躲到西藏。但他逃来西藏之后，绝少露面。是以许多人还在怀疑，不知这传闻是真是假。我也想不到今天会恰巧碰上了他。”

齐世杰再问：“那个使虎头钩的汉子呢？”

少女说道：“那人也是中原一个武学世家之后，名叫窦健刚，听说是连甘沛把他引来西藏的。”

齐世杰道：“那个红衣喇嘛是密宗高手吧？”

少女说道：“不错。西藏密宗有两个高手曾经到过中原，并曾为清廷效力，和中原的侠义道人物作过对的，一个名叫释陀，一个名叫释湛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我猜想，这个红衣喇嘛，想必是其中之一。”

齐世杰道：“姑娘对武林中人事如此熟悉，想必不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也是出身于武学世家的了。”

少女说道：“我懂得什么，不过是闲常听得长辈闲谈，记得一些而已。”她显然不愿答复齐世杰的问题，但却也证实了齐世杰的推断。

齐世杰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

冷若冰霜的少女

少女道：“什么奇怪？”心想：“莫非他对我的来历已经起了猜疑？”

齐世杰道：“姑娘说的这三个人，与我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不知他们何以要加害于我，真是令我猜想不透。”

要知杨牧夫妻当年反目成仇，曾在江湖上引起轩然大波，而在这一事件之中，辣手观音杨大姑是始终偏袒弟弟，把云紫萝视为败坏杨家门风的坏女人，几次三番要替弟弟出头，和云紫萝为难的。

是以齐世杰自是不禁大惑不解了：“连甘沛纵然和云紫萝有仇，按说也不该迁怒于我呀！”

齐世杰这么说话，本来是想引这少女问他的姓名来历的，但这少女仍然只是淡淡说道：“昨日之事，我不过偶然碰上。既然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更加不会知道了。”